



并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藝苑卮言四

唐文皇手定中原籠蓋一世而詩語殊無丈夫氣習使之也雪耻酬百王除兇報千古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差強人意然是有意之作帝京篇可耳餘者不免花草點綴可謂遠遜漢武近輸曹公

中宗宴羣臣栢梁體帝首云潤色鴻業寄賢才又大
明御寓臨萬方和者皆莫及然是上官昭容筆耳內

薛稷云宗伯秩禮天地開長寧公主云鸞鳴鳳舞向
平陽太平公主云無心爲子輒求郎閭朝隱云著作
不休出中腸差無愧古

明皇藻豔不過文皇而骨氣勝之語象則春來津樹
合月落成樓空語境則馬色分朝景鷄聲逐曉風語
氣則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語致則豈不惜賢達
其如高尚心雖使燕許草創沈宋潤色亦不過此

盧駱王楊號稱四傑詞旨華靡固沿陳隋之遺骨氣
翩翩意象老境超然勝之五言遂爲律家正始內子
安稍近樂府楊盧尚宗漢魏賓王長歌雖極浮靡亦

有微瑕而綴錦貫珠滔滔洪遠故是千秋絕藝蕩子
從軍獻吉改爲歌行遂成雅什子安諸賦皆歌行也
爲歌行則佳爲賦則醜

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律爲音律法律天下無嚴於
是者知虛實平仄不得任情而度明矣二君正是敵
手排律用韻穩妥事不傍引情無牽合當爲最勝摩
詰似之而才小不逮少陵強力宏蓄開闔排蕩然不
無利鈍餘子紛紛未易悉數也

兩謝戲馬之什瞻冠羣英沈宋昆明之章問牧睿賞
雖才俱匹敵而境有神至未足遂槩平生也時小許

公有一聯云二石分河寫雙珠代月移一聯亦自工
麗惜全篇不稱耳沈宋中間警聯無一字不敵特佳
期結語是累句中累句之間結語是佳句中佳句耳
亦不難辨也

沈詹事七言律高華勝於宋員外宋雖微少亦見一
班歌行覺自陟健

裴行儉弗取四傑懸斷終始然亦臆中耳彼所重王
劇王勔蘇味道者一以鉤黨取族一以模稜貶竄區
區相位何益人毛髮事千古肉食不識丁人舉爲談
柄良可笑也

杜審言華藻整栗小讓沈宋而氣度高逸神情圓暢
自是中興之祖宜其矜率乃爾

梅花落處疑殘雪一句便是初唐柳葉開時任好風
非再玩之未有不以爲中晚者若萬楚五日觀伎詩
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妬殺石榴花真婉麗有梁陳
韻至結語聞道五絲能續命却令今日死君家宋人
所不能作然亦不肯作干鱗極嚴刻却收此吾所不
解又起句西施漫道浣春紗旣與五日無干碧玉今
時鬪麗華又不相比

陳正字陶洗六朝鉛華都盡托寄大阮微加斷裁而

天韻不及律體時時入古亦是矯枉之過開元彩筆
無過燕許制冊碑頌春容大章然比之六朝明易差
勝而淵藻遠却敷文則衍徵事則狹許之應制七言
宏麗有色而他篇不及李嶠燕之岳陽以後感槩多
工而實際不如始興

李于鱗評詩少見筆札獨選唐詩序云唐無五言古
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唯杜
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彊
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此段褒貶有至意又
云太白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

得之卽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頌失焉五言
律排律諸家槩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
頎頗臻其妙卽子美篇什雖衆隕焉自放矣余謂七
言絕句王江陵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而于鱗
不及之王維李頎雖極風雅之致而調不甚響子美
固不無利鈍終是上國武庫此公地位乃爾獻吉當
於何處生活其微意所鍾余蓋知之不欲盡言也
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滄浪竝極推尊而不能致
辨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為談柄近時揚用脩爲
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傳耳要其所得俱影響之間

五言古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為主以自然為宗以俊逸高暢為貴子美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以奇拔沈雄為貴其歌行之妙味之使人飄揚欲僊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歔欲絕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穉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僖父面目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

太白古樂府窈冥恂怳縱橫變幻極才人之致然自是古曰樂府

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厥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沈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濃淡深淺奇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伏膺少陵○高岑一時不易上下岑氣骨不如達夫適上而婉縟過之選體時時入古岑尤陟健歌行磊落奇俊高一起一服取是而已尤為正宗

五言近體高岑俱不能佳七言岑稍濃厚摩詰才勝孟襄陽由工入微不犯痕跡所以為佳間有失點檢者如五言律中青門白社青菘白鳥一首

互用七言律中暮雲空磧時驅馬玉靶角弓珠勒馬
兩馬字覆壓獨坐悲雙鬢又云白髮終難變他詩往
往有之雖不妨白璧能無少損連城觀者須略玄黃
取其神檢孟造思極苦既成乃得超然之致皮生擷
其佳句真足配古人第其句不能出五字外篇不能
出四十字外此其所短也

居庸城外獵天驕一首佳甚非兩馬字犯當足壓卷
然兩字俱貴難易或稍可改者暮雲句馬字耳

李頎花宮僊梵物在人亡二章高適黃鳥翩翩嗟君
此別二詠張謂星輶計日之句孟浩縣城南面之篇

不作奇事麗語以平調行之却是一倡三歎

于鱗選老杜七言律似未識杜者恨曩不為極言之
似非忠告

青蓮擬古樂府以已意已才發之尚沿六朝舊習不
如少陵以時事創新題也少陵自是卓識惜不盡得
本來面目耳

謝氏俳之始也陳及初唐俳之盛也盛唐俳之極也
六朝不盡俳乃不自然盛唐俳殊自然未可以時代
優劣也

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工中晚唐主意

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遠公遁跡廬山岑刻本下皆云開山幽居不惟聲
調不諧抑意義無取吾弟懋定以爲開士甚妙蓋言
昔日遠公遁跡之岑今爲開士幽居之地開士見佛
書

盛唐七言律老杜外王維李頎岑參耳李有風調而
不甚麗岑才甚麗而情不足王差備美

六朝之末衰颯甚矣然其偶儷頗切音響稍諧一變
而雄遂爲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人知沈宋律家
正宗不知其權輿于三謝橐鑰于陳隋也詩至大曆

高岑王李之徒號爲已盛然才情所發偶與境會了
不自知其墮者如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蟠溪夢裏
山鴻鴈不堪愁裡聽雲山況是客中過草色全經細
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非不佳致隱隱逗漏錢劉出
來至百年強半仕三已五畝就荒天一涯便是長慶
以後手段吾故曰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機藏隙
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繇
趨下又曰勝國之敗材乃興邦之隆幹熙朝之佚事
卽衰世之危端此雖人力自是天地間陰陽剝復之
妙

何仲默取沈雲卿獨不見嚴滄浪取崔司勳黃鶴樓
爲七言律壓卷二詩固甚勝百尺無枝亭亭獨上在
厥體中要不得爲第一也沈末句是齊梁樂府語崔
起法是盛唐歌行語如織官錦間一尺繡錦則錦矣
如全幅何老杜集中吾甚愛風急天高一章結亦微
弱王露凋傷老去悲秋首尾勻稱而斤兩不足昆明
池水穠麗沈切惜多平調金石之聲微聿耳然竟當
於四章求之

李于鱗言唐人絕句當以秦時明月漢時關壓卷余
始不信以少伯集中有極工妙者旣而思之若落意
解當別有所取若以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間求之
不免此詩第一耳

有一貴人時名者嘗謂予少陵僞語不得勝摩詰所
喜摩詰也予荅言恐足下不喜摩詰耳喜摩詰又焉
能失少陵也少陵集中不啻有數摩詰能洗眼靜坐
三年讀之乎其人意不懌去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
峽思君不見下渝州此是太白佳境然二十八字中
有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峽渝州使後人爲之不勝
痕跡矣益見此老鑪錘之妙

摩詰七言律自應制早朝諸篇外往往不拘常調至
酌酒與君一篇四聯皆用仄法此是初盛唐所無尤
不可學凡爲摩詰體者必以意興發端神情傳合渾
融疎秀不見穿鑿之跡頓挫抑揚自出宮商之表可
耳雖老杜以歌行入律亦是變風不宜多作作則傷
境

孟襄陽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林花掃更落徑草
踏還生韋左司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
雖格調非正而語意亦佳于鱗乃深惡之未敢從也

○太白鸚鵡洲一篇效顰黃鶴可厭吳宮晉代二句

亦非作手律無全盛者惟得兩結耳總爲浮雲能蔽
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借問欲棲珠樹鶴何年却向帝
城飛

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如無食無兒舉
家聞若歎之類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不必曲
爲之護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

七言排律創自老杜然亦不得佳蓋七字爲句束以
聲偶氣力已盡矣又欲衍之使長調高則難續而傷
篇調卑則易冗而傷句合璧猶可貫珠益艱

揚用脩駁宋人詩史之說而譏少陵云詩刺淫亂則

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承相嗔曰
憫流民則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
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
哀哀寡婦誅求盡也敘饑荒則曰牂羊殪首三星在
留不必曰但有牙齒存所堪骨髓乾也其言甚辯而
覈然不知嚮所稱皆興比耳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
爲快不盡含蓄也語荒而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勸
樂而曰死其死矣它人之室譏失儀而曰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怨讒而曰豺虎不受投之有畀若使出少
陵口不知用脩何如貶剝也且慎莫近前承相嗔樂
府雅語用脩烏足知之

劉隨州五言長城如幽州白日寒語不可多得惜十
章以還便自雷同不耐檢

錢劉竝稱故耳錢似不及劉錢意揚劉意沈錢調輕
劉調重如輕寒不入宮中樹佳氣常浮仗外峯是錢
最得意句然上句秀而過巧下句寬而不稱劉結語
匹馬翩翩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原何等風調家散
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答君恩自是壯語而于鱗不
錄又所未解

李長吉師心故爾作恠亦有出人意表者然奇過則

凡老過則釋此君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韋左司平淡和雅爲元和之冠至於擬古如無事此
離別不如今生死語使枚李諸公見之不作嘔耶此
不敢與文通同日宋人乃欲令之配陶陵謝豈知詩
者柳州刻削雖工去之稍遠近體卑凡尤不足道
韋左司今朝郡齋冷是唐選佳境

韓退之於詩本無所解宋人呼爲大家直是勢利他
語子厚於風雅騷賦似得一班

退之海神廟碑猶有相如之意毛穎傳尚規子長之
法子厚晉問頗得枚叔之情段太尉逸事差存孟堅
之造下此益遠矣

子厚諸記尚未是西京是東京之潔峻有味者梓人
傳柳之懿乎然大有可言相職居簡握要收功用賢
在於形容梓人處已妙只一語結束有萬鈞之力可
也乃更喋喋不已夫使引者發而無味發者冗而易
厭奚其文奚其文

張爲稱白樂天廣大教化主用語語流便使事平安固
其所長極有冗易可厭者少年與元稹角靡逞博意
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語千篇一律詩道未成慎
勿輕看最能易人心手

連昌宮辭似勝長恨非謂議論也連昌有風骨耳玉川月蝕是病熱人嚙語前則任華後者盧仝馬異皆乞兒唱長短急口歌博酒食者

唐人有佳句而不成篇者如孟浩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楊汝士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不尉遲丘夜夜月為青塚鏡年年雪作黑山花每恨不見入集中揚用脩嘗為青塚黑山補一首終不能稱近顧氏編國雅乃稱為用脩得意語可咲

白香山初與元相齊名時稱元白元卒與劉賓客俱分司洛中遂稱劉白白極重劉雪裏高山頭早白海中僊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以為有神助此不過學究之小有致者白又時時頌李頎渭水自清涇至濁周公大聖接輿狂欲模擬之而不可得徐凝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極是惡境界白亦喜之何也風雅不復論矣張打油胡打鉸此老便是作俑

劉禹錫作詩欲入錫字而以六經無之乃已不知宋之問已用押韻矣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錫劉用字謹嚴乃尔然其荅樂天而有筆底心猶毒杯前膽不豨豨呼關反此何謂也

款頭詩目連變破船衛子如廁失猫白日見鬼固是
謔語然亦詩之病

元輕白俗郊寒島瘦此是定論島詩獨行潭底影數
息樹邊身有何佳境而三年始得一吟淡流如并州
及三月三十日二絕乃可耳又秋風吹渭水明月滿
長安置之盛唐不復可別

昔人有言元和以後文士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
師歌行則學放於張籍詩句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
易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謂之元和體

絕句李益爲勝韓翃次之權德輿武元衡馬戴劉滄
五言皆鐵中錚錚者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真不
減柳吳興迴樂峯一章何必王龍標李供奉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用意工妙至此
可謂絕唱矣惜爲前二句所累筋骨畢露令人厭憎
葡萄美酒一絕便是無瑕之璧盛唐地位不凡乃爾
○劉駕馬上續殘夢境頗佳下云馬嘶而復驚遂不
成語矣蘇子瞻用其語下云不知朝日昇亦未是至
復改爲瘦馬元殘夢愈墜惡道

杜詩善本勝者如把君詩過目作把君詩過日愁對
寒雲雪滿山作愁對寒雲白滿山關山同一照作關

山同一點娟娟戲蝶過閑慢作娟娟戲蝶過閑慢曾
閃朱旗北斗閑作曾閃朱旗北斗殷祗緣貧病人須
棄作不知貧病關何事握節漢臣迴作秃節漢臣回
新炊間黃梁作新炊間黃梁又麗人行珠壓腰袂穩
稱身下有足下何所着紅渠羅襪穿鏡銀皆泓渟有
妙趣

天闕象緯逼當如舊字作天闕閱咸失之穿鑿

王勃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情杜荀鶴承恩不在貌
教妾若為容皆五言律也然去後四句作絕乃妙天
寶妓女唱高達夫開篋淚沾臆本長篇也刪作絕唱
白居易曾與情人橋上別一首乃六句詩也亦刪作
絕俱妙獨蘇氏欲去柳宗元遙看天際朱氏欲去謝
玄暉廣平聽方籍二語吾所未解耳

王摩詰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
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
欲動春風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岑
嘉州嬌歌急管雜青絲銀燭金尊映翠眉使君地主
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辭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
深馬去遲寄聲報爾山翁道今日河南異昔時蘇子
瞻我行日夜見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平淮忽迷天

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又轉
黃茅岡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天蒼茫八句皆
拗體也然自有唐宋之辯讀者當自得之

岑參李益詩語不多而結法撰意雷同者幾半始信
少陵如韓淮陰多多益辦耳

謝茂秦謂許渾荆樹有花兄弟樂勝陸士衡三荆歡
同株此語大曠大曠陸是選體中常人語許是近體
中小兒語豈可同日

宋延清集中靈隱寺一律見駱賓王集落花一歌見
劉希夷集所載老僧及害劉事余已有辨矣若究其

詞氣格調則靈隱自當屬宋落花故應歸劉

盧照隣語如衰髮似秋天駱賓王語如候月恒持滿
尋源屢鑿空絕似老杜

僧皎然著詩式跌宕格二品一曰越俗一曰駭俗內
駭俗引王梵志詩天公強生我生我復何為還你天

公我還我未生時此俗語所不肯道者何以駭為

杜紫微掇擊元白不減霜臺之筆至賦杜秋詩乃全
法其遺響何也其詠物如僊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

暗數聲來亦可觀

唐自貞元以後藩鎮富強兼所辟召能致通顯一時

游客詞人往往挾其所能或行卷贄通或上章陳頌
大者以希拔用小者以冀濡沫而干旄之吏多不能
分別黑白隨意支應故剽竊雲擾諛諛泉涌取辦俄
頃以爲捷使事餽飭以爲工至於貢舉本號詞場而
牽壓俗格阿趨特好上第巍峩多是將相私人座主
密舊甚乃津私禁鬻自比優伶關節倖璫身爲軍吏
下第之後尚爾乞憐主司冀其復進是以性情之真
境爲名利之鈎途詩道日卑寧非其故

入謂唐以詩取士故詩獨工非也凡省試詩類鮮佳
者如錢起湘靈之詩億不得一李肱霓裳之製萬不
得一律賦尤爲可厭白樂天所載玄珠斬蛇并韓柳
集中存者不啻村學究語杜牧阿房雖垂大雅就厥
體中要自崢嶸擅場惜哉其亂數語議論益工面目
益遠

樂府之所貴者事與情而已張籍善言情王建善徵
事而境皆不佳

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可謂能怨矣宋
人乃以繫雙羅襦少之若爾則所謂舒而悅悅兮毋
使龐也吠可稱難犯之節乎哉

義山浪子薄有才藻遂工儷對宋人慕之號爲西崑

舟州山人稿卷之百四
世經堂
楊劉輩竭力馳騁僅爾窺藩許渾鄭谷厭厭有就泉
下意渾差有思句故勝之

今人以賦作有韻之文爲阿房赤壁累固耳然長卿
子虛已極曼衍卜居漁父實開其端又以俳偶之罪
歸之三謝識者謂起自陸平原然毛詩已有之曰受
侮孔多遘閔不少

七言歌行長篇須讓盧駱恠俗極於月蝕卑冗極於
津陽俱不足法也

薛徐州詩差勝蔡邕州其佻矜相類蔡之譏四皓曰
如何鬢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薛之譏孔明曰

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二子功名不終
亦略相等當是口業報

晚唐詩押二樓字如山雨欲來風滿樓長笛一聲人
倚樓皆佳又湘潭雲盡暮烟出時本皆作山巴蜀雪消春

水來大是妙境然讀之便知非長慶以前語

李義山錦瑟中二聯是麗語作適怨清和解甚通然
不解則涉無謂旣解則意味都盡以此知詩之難也

○謝茂秦論詩五言絕以少陵日出籬東水作詩法
又宋人以遲日江山麗爲法此皆學究教小兒號嘍
者若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

遼西與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
持贈君一法不惟語意之高妙而已其篇法圓緊中
間增一字不得着一意不得起結極斬絕然中自紓
緩無餘法而有餘味

王少伯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青楓白露寒緩字與
隨意照應是句眼甚佳

王子安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與于鱗
黃鳥一聲酒一杯皆一法而各自有風致崔敏重一
年又過一年春百歲曾無百歲人亦此法也調稍卑
情稍濃敏重能向花前幾回醉十千沽酒莫辭貧與

土翰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迴同一可憐
意也翰語爽敏重語緩其喚法亦兩反

賈島三月正當三十日與碩况野人自愛山中宿同
一法以拙起喚出巧意結語俱堪諷詠

靈武回天功推李郭椒香犯蹕禍始田崔是則然矣
不知僖昭困蜀鳳時溫李許鄭輩得少陵太白一語
否有治世音有亂世音有亡國音故曰聲音之道與
政通也大力者爲之故足挽回顏運沈幾者知之亦
堪高蹈遠引

宋詩如林和靖梅花詩一時傳誦暗香疎影景態雖

佳已落異境是許渾至語非開元大曆人語至霜禽
粉蝶直五尺童耳老杜云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
去亂鄉愁風骨蒼然其次則李羣玉云玉鱗寂寂飛
斜月素手亭亭對夕陽大有神采足爲梅花吐氣
詩格變自蘇黃固也黃意不滿蘇直欲凌其上然故
不如蘇也何者愈巧愈拙愈新愈陳愈近愈遠

歐陽公自言廬山高明妃曲李杜所不能作余謂此
非公言也果爾公是一夜郎王耳廬山高僅玉川之
淺近者無論其他只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鷄太白
率爾語公能道否耶二歌警句如紅顏勝人多薄命
莫怨春風強自嗟尋常閨閣不足形容明妃也耳目
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論學繩尺公從何處
削去之乎拾來

宋叔不識佛理強闢佛不識書強評書不識詩自標
譽能詩子瞻雖復墮落就彼趣中亦自一時雄快
魯直不足小乘直是外道耳已墮傍生趣中南渡以
後陸務觀頗近蘇氏而麓楊萬里劉改之俱弗如也
謝臯羽微見翹楚鴻門行諸篇大有唐人之致
讀子瞻文見才矣然似不讀書者讀子瞻詩見學矣
然似絕無才者

懶倦欲睡時誦子瞻小文及小詞亦覺神王

剽竊模擬詩之大病亦有神與境觸師心獨造偶合
古語者如客從遠方來白楊多悲風春水船如天上
坐不妨俱美定非竊也其次裒覽旣富機鋒亦圓古
語口吻間若不自覺如鮑明遠客行有苦樂但問客
何行之於王仲宣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陶淵明
鷄鳴桑樹顛狗吠深巷中之於古樂府鷄鳴高樹顛
狗吠深宮中王摩詰白鷺黃鸝近世獻吉用脩亦時
失之然尚可言又有全取古文小加裁剪如黃魯直
宜州用白樂天諸絕句王半山山中十日雨雨晴門
始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後二語全用朝川已
是下乘然猶彼我趣合未致足厭乃至割綴古語用
文已漏痕跡宛然如河分岡勢春入燒痕之類斯醜
方極模擬之妙者分岐逞力窮勢盡態不唯敵手兼
之無跡方爲得耳若陸機辨亡傳玄秋胡近日獻吉
打鼓鳴鑼何處船語令人一見匿笑再見嘔噦皆不
免爲盜跖優孟所訾

唐人詩云海色晴看雨鍾聲夜聽潮至周以言則云
海色晴看近鍾聲夜聽長唐僧詩云經來白馬寺僧
到赤烏年至皇甫子循則云地是赤烏分教後僧同

白馬賜經時雖以剽語得名然猶未見大決撒獨李
太白有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句而黃魯直更之
曰人家圍橘柚秋色老梧桐晁無咎極稱之何也余
謂中只改兩字而醜態畢具真點金作鐵手耳

又有點金成鐵者少陵有句云昨夜月同行陳無已
則云勤勤有月與同歸少陵云暗飛螢自照陳則曰
飛螢元失照少陵云文章千古事陳則云文章平日
事少陵云乾坤一腐儒陳則云乾坤着腐儒少陵云
寒花只暫香陳則云寒花只自香一覽可見

宋詩亦有單句不成詩者如王介甫青山捫蝨坐黃
鳥挾書眠又黃魯直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
江山潘邠老滿城風雨近重陽雖境涉小佳大有可
議覽者當自得之

昔人謂崔塗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遠不及王維
孤客親僮僕固然然王語雖極簡切入選尚未崔語
雖覺支離近體差可要在自得之

談理而文質而不厭者匡衡談事而文俳而不厭者
陸贄子瞻蓋慕贄而識未逮者

文至於隋唐而靡極矣韓柳振之曰斂華而實也至
於五代而冗極矣歐蘇振之曰化腐而新也然歐蘇

則有間焉其流也使人畏難而好易

揚劉之文靡而俗元之文旨而弱永叔之文雅而則明允之文渾而勁子瞻之文爽而俊子固之文腴而滿介甫之文峭而潔子由之文暢而平于鱗云憚于脩辭理勝相掩誠然哉談理亦有優劣焉茂叔之簡俊子厚之沈深二程之明當紫陽其稍冗矣訓詁則無加焉

或謂紫陽齋居大勝拾遺感遇善乎用脩言之也曰青裙白髮之節婦乃與靚粧袿服之冶女角色澤哉○詩自正宗之外如昔人所稱廣大教化主者於長慶得一人曰白樂天於元豐得一人焉曰蘇子瞻於南渡後得一人曰陸務觀爲其情事景物之悉備也然蘇之與白塵矣陸之與蘇亦劫也

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易安此語雖涉議論是佳境出宋人表用脩故峻其措擊不無矯枉之過

子瞻多用事實從老杜五言古排律中來魯直用生拗句法或拙或巧從老杜歌行中來介甫用生重字力於七言絕句及頷聯內亦從老杜律中來但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耳骨格既定宋詩亦不妨看嚴滄浪論詩至欲如那叱太子拆骨還父析肉還母

及其自運僅具聲響全乏才情何也七言律得一聯
云晴江木落時疑雨暗浦風多欲上潮然是許渾境
界又晴暗二字太巧釋不如別本作空江別浦差穩
○嚴又云詩不必太切予初疑此言及讀子瞻詩如
詩人老去孟嘉醉酒各二聯方知嚴語之當又近一
老儒嘗詠道士號一鶴者云赤壁橫江過青城被箭
歸使事非不極親切而味之殆如嚼蠟耳

元裕之好問有中州集皆金人詩也如宇文太學虛
中蔡丞相松年蔡太常珪党承旨懷英周常山昂趙
尚書秉文王內翰庭筠其大旨不出蘇黃之外要之
直於宋而傷淺質於元而少情

元詩人元右丞好問趙承旨孟頫姚學士燧劉學士
因馬中丞祖常范應奉德機楊員外仲弘虞學士集
揭應奉後斯張句曲雨楊提舉廉夫而已趙稍清麗
而傷於淺虞頗健利劉多儉語而涉議論爲時所歸
廉夫本師長吉而才不稱以斷案雜之遂成千里
元文人自數子外則有姚丞旨樞許祭酒衡吳學士
澄黃待講潛柳國史貫吳山長涑危學士素然要而
言之曰無文可也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七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藝苑卮言五

高皇帝神武天授生目不知書既下集慶始厭馬上
長歌短篇操筆輒韻有魏武樂府風制詞質古一洗
駢偶之習

仁宗皇帝在東宮時獨好歐陽氏之文以故揚文貞
寵契非淺又喜王贊善汝玉詩 聖學最爲淵博
宣宗天縱神敏長歌短章下筆卽就每遇南宮試輒

自草程式文曰我不當會元及第耶而一時館閣諸公無兩司馬之才衡向之學不能將順黼黻良可歎也

勝國之季業詩者道園以典麗爲貴廉夫以奇崛見推迨於明興虞氏多助大約立赤幟者二家而已才情之美無過李迪聲氣之雄次及伯溫當是時孟載景文子高輩實爲之羽翼而談者尚以元習短之謂辭媿於宋所乏老蒼格不及唐僅窺季晚然是二三君子工力深重風調諧美不得中行猶稱殆庶翩翩乎一時之選也樂代熙朝風不在下斥沈思於宇

外撫流景於目前志逞則滔滔大篇尚裁則寂寂數語武陵人之不知有晉夜郎王之漢孰與大非虛語也其後成弘之際頗有俊民稍見一斑號爲巨擘然趣不及古中道便止搜不入深遇境隨就卽事分題一唯拙速和章累押無患才多比地矯之信陽嗣起昌穀上翼庭實下毗敦古昉自建安揆華止於三謝長歌取裁李杜近體定軌開元一掃叔季之風遂窺正始之途天地再闢日月爲朗詎不媿哉然而正變雲擾剽擬雷同信陽之舍筏不免良箴比地之效顰寧無私議以故嘉靖之季尚辭者醞風雲而成月露

存理者扶感遇而敘味懷喜華者敷藻於景龍畏深者信情於元和亦自斐然不妨名世第感遇無文月露無質景龍之境旣狹元和之蹊太廣浸淫諸派溷爲下流中興之功則濟南爲大矣今天下人握夜光途遵上乘然不免邯鄲之步無復合浦之還則以深造之力微自得之趣寡詩云有物有則又曰無聲無臭昔人有步趨華相國者以爲形跡之外學之去之彌遠又人學書日臨蘭亭一帖有規之者云此從門而入必不成書道然則情景妙合風格自上不爲古役不墮蹊逕者最也隨質成分隨分成詣門戶旣立聲實可觀者次也或名爲閏繼實則盜魁外堪皮相中乃膚立以此言家文必敗矣

文章之最達者則無過宋文憲濂楊文貞士奇李文正東陽主文成守仁宋庀材甚博持議頗當第以敷腴朗暢爲主而乏裁剪之功體流沿而不返詞枝蔓而不脩此其短也若乃機軸則自出耳楊尚法源出歐陽氏以簡澹和易爲主而乏充拓之功至今貴之曰臺閣體李源出虞道園穠於揚而法不如簡於宋而學不足豈非天才固優憚於結撰故耶王資本超逸雖不能湛思而緣筆起趣殊自斐然晚立門戶辭

達爲宗遂無可取其源實出蘇氏耳烏傷王禕金華
胡翰雜用歐曾蘇黃家語空於文憲而力勝之劉誠
意用諸子蘇伯衡方希古皆出眉山父子方才似高
然少波瀾耳解大紳文實勝詩頗自足發不知所裁
胡光大楊勉仁金幼孜黃宗豫曾子啓王行儉諸公
皆廬陵之羽翼也劉文安充而近丘文莊裁而俗揚
文懿該而凡彭文思達而易復有程克勤吳原博王
濟之謝鳴治諸君亦李流輩也王稍知慕昌黎有體
要惜才短耳南城羅景鳴欲振之其源亦出昌黎務
挾奇奧窮變態意不能似也吳中祝允明始倣諸子

習六朝材更僻澁不稱皆似是而非者然古文有機
矣何李之外始有康德涵康源出秦漢然麤率而弗
工有質木者可取耳王子衡出諸子然拘碎而弗暢
崔子鍾出左氏檀弓柳氏才力綿淺而能以法勝之
精簡有次陸浚明出班史韓柳氏間雅有法小窘變
態黃勉之出潘陸任庾整麗而不圓王允寧出史漢
善敘事工句而不曉篇法神采不流動高子業陳約
之出東京雜史筆雅潔可喜氣乃不長江以達屠文
升袁末之亦是流泐江豪而雜屠法而冗袁雅而弱
鄭繼之出西京頗蒼老而短晉江出曾氏而太繁毗

陵出蘇氏而微濃皆一時射雕手也晉江開闔既古
步驟多贅能大而不能小所以遜曾氏也毗陵從偏
處起論從小處起法是以墮彼雲霧中

余嘗序文評曰 國初之業潛溪爲冠烏傷稱輔臺

閣之體東里闢源長沙道流先秦之則北地反正歷

下極深新安見裁

汪伯玉也

理學之逃陽明造基晉江毗

陵藻稅六朝之華昌穀示委勉之汎瀾大要盡之矣

○七言律至何李始暢然曩時亦有一二佳者如高

季迪送沈左司函闕月落聽鷄度華嶽雲開立馬看

京師秋興伎同北郭知應濫俸比東方愧已多梁寺

鐘來殘月落漢宮砧斷早鴻過送鄭都司賜履已公

無棣遠舞戈還見有苗來送行邊兵馳空壁三千幟

客宴高堂十萬錢西塢松風吹壁鶴翎墮梅雨過溪

魚子生謝送酒欲沽百錢不易得忽送一壺殊可憐

梳頭好鳥語窻下洗盞流水到門前梅花雪滿山中

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簾外鐘來初月上燈前角

斷忽霜飛不共人言惟獨笑忽疑君到正相思清明

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郭子章家在淮

南青桂老門臨湖水白蘋深王忠文憶蕭山夕陽玄

度飛輪塔曉雨文通夢筆橋劉誠意侍宴萬里玉關

傳露布九霄金闕絢雲旗又夜來星河低半樹天清
猿鶴響空山宋潛溪送張翰林歸娶紅錦裁雲朝奠
鴈紫蕭吹月夜乘鸞袁海叟白燕月明漢水初無影
雪滿梁園尚未歸楊按察春草六朝舊恨斜陽外南
浦新愁細雨中孫左司遊僊天與數書皆鳥跡家傳
一劍是龍精董良史海屋過橋雲磬天台寺泊岍風
帆日本船揚訓文采石千山落日送樵笛萬里長風
吹客衣又江上小孤殘照收江左大別寒烟鎖漢陽
郭舟屋登太華寺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湧五華
來徐遂郢中白雪無人和湖上青山有夢歸唐愚士

葡萄引蔓青緣屋首宿垂花紫滿畦顧觀送人重經
白下橋邊路頗憶玄都觀裏花又吳江鴻鴈一聲天
接水兼葭八月露爲霜張士行湖中觀月地與樓臺
相上下天隨星斗共沉浮又送人之安慶年豐米穀
上街賤日落魚鰕入市鮮浦長源送人雲邊路遶巴
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又衣上暮寒吳苑雨馬頭秋
色晉陵山謝元功韓信城天日可明歸漢志風雲猶
似下齊兵方行登秦住山採窮江海無靈藥歸到驪
山有劫灰瞿佑書事射虎何年隨李廣聞鷄中夜舞
劉琨吳子愚遣興摩娑安藥籠三年艾濩落人寰五石

瓢陳汝言秋夜佳人搗練秋如水壯士吹笳月滿城
願文昱白鴈錦瑟夜調冰作柱玉關晨度雪沾衣解
大紳挽筠澗先生山河百二歸真主泉石東南隱少
微黃菊花時高士醉青門瓜熟故侯歸胡虛白送人
之甘州馬援橐中無薏苡張騫槎上有葡萄高棟旌
旗半捲天河落閭闔平分曙色來王文安贈李將軍
夜斬單于冰上渡曉驅番馬雪中騎謝復古鶯聲盡
入新豐樹柳色遙分太液波貝瓊白雪作花人面落
青山如鳳馬頭看劉崧林花落處頻中酒海燕飛時
獨倚樓陶瑾山居江燕定巢來自熟岩花落子結還

稀甘瑾東風門巷桃花落流水池塘燕子飛又錢唐
懷古秦關辟使星馳夕漢苑銅僊露泣秋王悅關山
月漠北征人齊倚劍城南思婦獨登樓曾祭維揚懷
古玉樹聽殘猶有曲錦帆歸去已無家吳志淳燕來
已覺社日近寒退始知春意深林子羽樓當太乙星
辰近樹拂勾陳雨露香又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
落鳥啣來劉欽謨一春空自聞啼鳥半夜誰來問守
宮陳思賢山雲映水搖秋色浦樹含風送晚涼王希
範輓客歸去天涯雙白髮夢回江上一青山朱琉舟
曉幾椽茅屋生春色無數桃花燒野村牟倫別友天

上故人青眼在蜀中諸弟素書稀任原送舒從事還
海南珠崖日落天低海銅柱雲寒雨過城陳景祺憶
蕭山友石岩晝暖花偏好江樹春晴酒自香許彬送
人陝西黃河九曲天邊落華嶽三峯馬上來郭登送
岳正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谷宏經華
陰遠道鴈聲寒雨外離宮草色暮烟中又登岳陽中
流雨散君山出故國風多夢澤寒鐫績寄人歌鐘暗
度新豐柳游騎晴驕上苑花僧來復寄洞庭人丹壑
泉春雲碓藥橋林風掃石牀花張光啓送人入蜀雲
深蜀魄呼名語月冷猿聲傍客啼姚廣孝寄僧林封

蘿屋長疑雨泉響松巖半是風晏振之登樓青山遠
戍寒烟積芳草平洲夕照多史明古贈別華髮鏡中
看漸短故人天際信全稀黃梅雨少河流澁綠樹陰
多日景微時用章吳中野店喚呼雙骰酒漁舟爭買
四腮鱸劉文安英宗挽詩天傾玉蓋旋從北日晏金
輪却復中沈啓南從軍匈奴義自忘甥舅僕射今誰
托弟兄雲外旌旗淩勒渡月中刁斗受降城馬東田
有感衰信已憑雙鬢寄世緣聊作一秤看童軒九月
黃菊酒香人病後白蘋風冷鴈來時劉忠宣游西山
幾處白雲前代事數村流水野人家吳文定遊東園

繁花落盡留紅藥新筍叢生帶綠苔文太僕相思人
在青山外盡日舟行細雨中趙寬偶成槁木嗒然聊
隱几飛蓬搔盡不勝簪秦廷韶和人羅雀已空廷尉
宅沐猴誰製楚人冠石熊峯早朝烟靄著衣如過雨
御溝搖月欲生潮單句如張南安六朝遺恨曉山青
邵工部半江帆影落樽前此等語入弘正間不復可
辨叅之貞元長慶亦無愧色

五言律清雅如浮雲看富貴流水澹鬚眉已歸仍似
客投老漸如僧老來諸事廢歸去此身全往事愁人
問虛名畏客稱雨花知佛境流水識禪心涼風動疎
竹明月在高樓聖代身全老秋天景易悲霜林收橘
柚風磴坐莓苔分符來五馬如練照雙旌一燈今夜
雨千里故人心樹從京口斷山到海門稀野蚕成繭
盡江燕引雛回亂山黃葉寺孤棹白蘋洲啼鳥醒人
夢流泉淨客心身世雙蓬鬢功名一釣竿古路無行
客閒門有白雲聽雨愁如海懷人夜似年已知如意
事不逐苦吟人臥雲歌酒德對雨著茶經野岬隨流
曲山門隱樹深雲烟謝家墅松柏禹陵祠避難疎狂
客長貧少定居酒盡尋僧舍書來問客船泉聲溪碓
急山色野牆低鳥青呼作使鶴白養成羣看人兒女

大爲客歲年長月從今夜滿人在異鄉看功成百戰
後老去一身輕鄉淚看花落愁腸縱酒寬落日在高
樹涼風生客衣夜月柯亭市涼風鏡水波雲氣千峯
暝秋聲一院涼旅況頻看月鄉心獨聽潮獨醒愁對
雨多病怕逢春風塵仍作客寒暑易成翁鴈宿蘆中
月人歸草際烟種黍都爲酒誅茅小作菴海闊疑天
近山空得月多斷雲京口樹殘月廣陵鐘白日羲皇
世青山綺皓心風塵重作客寒暑易成翁夕鳥衝船
過寒波背郭流一燈今夜雨千里故人心草芳經雨
歇蟲響入秋多壯麗如水吞三楚白山接九疑青故
國秋雲合大江春水深風旗春獵野雪帳夜收兵王
者應無敵胡塵不敢飛舊射雙雕落新乘五馬行中
郎長戟衛丞相小車來千山懸落日一騎出孤城新
成賜將第更築候神臺河山千古在登眺幾人同馬
嘶秋草闊雕沒暮雲平地登南極盡波撼北溟迴山
色元來蜀江聲直到吳千林喧客杵一嶂起茶烟入
雲蒼隼健坐浪白鷗閒山雨蟲蛇出江天蟠螭懸天
地兵聲合關河秋色來地吞南極盡波撼北溟迴建
鳳黃金榜疏龍白玉除

起句五言如春色醉巴陵闌干落洞庭江東風日晴

把酒送君行全家離故鄉萬里謫窮荒別路繞珠林
秋來落葉深落日敞朱樓江雲暝不流煙靄散春晴
亂鴉深處鳴斜日在松杉千岷暝色酣長嘯拂吳鉤
南圖惜壯游聖恩寬逐客不遣過輪臺不寐月當戶
起行風滿天今夕爲何夕他鄉說故鄉長樂鍾聲動
平津樹色開別離知不遠情至亦潸然涼風起江海
萬樹盡秋聲青山行不盡深樹見僧房東源山色好
聞說似終南我住湖西寺君歸湖上山別淚不可忍
杯行到手空七言如故人已乘赤龍去君獨羊裘釣
月明八月十五夜何其鵝湖漾舟人未歸今年南國
天氣暖十月赤城桃有花日暮山風吹艾蘿故人舟
楫定如何督亢陂荒蔓草生廣陽宮廢故城平牛渚
磯頭烟水生蛾眉亭下大江橫

七言結句如沅湘一帶皆秋草欲采芙蓉柰晚何見
說蘭亭依舊在祇今王謝少風流天邊楊柳雖無數
短葉長條非故園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
飛前朝冠蓋皆黃土翁仲淒涼石馬嘶知爾西行定
回首如今江左是長安近來聞說有奇事買藥脩琴
曾到城祭罷鱷魚歸去晚刺桐花外月如鉤瑣窗獨
對東風樹歲歲花開它自春俱有意味

吾所以錄此者謂溪毛澗芷亦可餽飭客席耳非若
二李輩之爲三斲八菹也又其全章亦未盡稱故聊
摘之耳

楊孟載有一起一聯甚足情致而不及之者判醉望
愁醒愁因醉轉增是詞中菩薩蠻調語尚短柳如新
折後已殘花似未開時是浣溪沙調語故也

湯惠休謝琨沈約鍾嶸張說劉次莊張芸叟鄭厚教
陶孫松雪齊於詩人俱有評擬大約因袁昂評書之
論而模倣之耳其宋人自相標榜不足準則吾獨愛
湯惠休所云初日芙蓉沈約云彈丸脫手鍾嶸云宛
轉清便如流風白雪點綴映媚如落花在草其次則
張芸叟云春服乍成醲醑初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
鄭厚云秋蛩草根春鶯柳陰不必盡當而語頗造微
松雪齋不知爲何人大似不知詩者

敖陶孫評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曹子建如
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饑鷹獨出奇矯無前
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
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州如
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落
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波白樂天如山東父老

課農桑事事言言皆着實元微之如龜年說天寶遺
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瑯瓊流光自照李
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
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
盤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斷劍臥壑寒松張籍如
優工行鄉飲醕獻秩如時有詼氣柳子厚如高秋獨
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
妍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
眩百恠終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璉正可施之宗廟
荆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爲功山谷如陶弘
景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
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文步春終傷婉弱陳后
山如九臯獨淚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
蒼如黎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
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
後世莫能擬議語覺爽雋而評似穩妥唯少爲宋人
曲筆耳故全錄之

余於國朝前輩名家亦偶窺一斑聊附於此以當
鼓腹

詩

高季迪如射雕胡兒伉健急利徃徃命中又如燕姬
靚粧巧笑便辟劉伯溫如劉宋好武諸王事力旣稱
服藝華整見王謝衣冠子弟不免低眉袁可潛如師
手鳴琴流利有情高山尚遠劉子高如雨中素馨雖
復嫣然不作寒梅老樹風骨揚孟載如西湖柳枝綽
約近人情至之語風雅掃地王朝宗如胡琴羗管雖
非太常樂琅琅有致徐幼文張來儀如鄉士女有質
有情而乏體度孫伯融如新就銜馬步驟未熟時見
輕快孫仲衍如豪富兒入少年場輕脫自好浦長源
林子羽如小乘法中作論師生天則可成佛甚通解

大紳如河朔大俠鬚髯戟張與之周旋酒肉傖父楊
東里如流水平橋粗成小致曾子啓如封節度募兵
東征鮮華雜沓精騎殊少湯公讓劉原濟如淮陰少
年斗健作噉人狀劉欽謨如村女簪花穠豔羞澁正
得各半夏正夫如鄉嗇夫衣繡見達官雖復整飭時
露本態季西涯如陂塘秋潦汪洋淡沲而易見底裏
謝方石如鄉里社塾師日作小兒號嗷吳匏庵如學
究出身人雖復閒雅不脫酸習沈啓南如老農老圃
無非實際但多俚辭陳公甫如學禪家偶得一自然
語謂爲游戲三昧莊孔陽佳處不必言惡處如村巫

降神里老罵坐陸鼎儀如吃人作雅語多在咽喉間
張亨父如作勞人唱歌滔滔中俗子耳張靜之如小
棹急流一瞬而過無復雅觀楊文襄如老弋陽伎發
喉甚便而多鼻音不復見調衆民懌如洛陽博徒家
無檐石一擲百萬林待用如太湖中頑石非不具微
致無乃癡重何喬希大如漢官出臨遠郡亦自粗具
威儀祝希哲如盲賈人張肆頗有珍玩位置總雜不
堪蔡九達如灌莽中薈微汀際小鳥時復娟然一覽
而已王敬夫如漢武求僊欲根正染時復遇之終非
實境石少保如披沙揀金時時見珣文徵仲如仕女
淡粧維摩坐語又如小閣踈窻位置都雅而眼境易
窮康德涵如靖康中宰相非不處貴惟擾麤率無大
處分蔣子雲如白蠟糖看似甘美不堪咀嚼王欽佩
如小女兒帶花學作軟麗唐虞佐如苦行頭陀終少
玄解王子衡如外國人投唐武將坐禪威儀解悟中
不免露抗浪本色熊士選如寒蟬乍鳴疎林早秋非
不清楚恨之他致張琦如夜蛙喧露自極聲致然不
脫淤泥中唐伯虎如乞兒唱蓮花樂其少時亦復玉
樓金埒邊庭實如洛陽名園處處綺卉不必盡稱姚
魏又如五陵裘馬千金少年願華玉如春原盡花苞

靡不少劉元瑞如閩人強作齊語多不辨朱升之如
桓宣武似劉司空無所不恨殷近夫如越兵縱橫江
淮間終不成霸王新建如長爪梵志彼法中錚錚動
人陸子淵如入貲官作文語雅步雖自有餘未脫本
來面目鄭繼之如水凌石骨質勁不華又如天寶父
老談喪亂事皆實際時時感慨孟望之如貧措大置
酒寒酸澹泊然不至腥羶黃勉之如假山池雖爾華
整大費人力高子業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
脫石氣自青又如衛洗馬言愁憔悴婉篤令人心折
薛君采如宋人葉玉幾奪天巧又如倩女臨池疎花
獨笑胡孝思如驕兒郎愛吳音興到卽謳不必合板
馬仲房如程衛尉屯西宮斥堠精嚴甲仗雄整而士
乏樂用之氣豐道生如沙苑馬駑駿相半恣情馳騁
中多敗蹶王舜夫如敗鐵網取珊瑚用力堅深得寶
自少孫太初如雪夜偏師間道入蔡又如鳴蜩伏蚓
聲振月露體滯泥壤施子羽如寒鴉數點流水孤村
惜其景物蕭條迫晚意盡王履吉如鄉少年久游都
會風流詳雅而不盡脫本來面目又似揚州大宴雖
鮭珍水陸而時有宿味常明卿如沙苑兒駒驕嘶自
賞未諧步驟張文隱如藥鑄鼎燦爛驚人終乏古雅

王稚欽如良馬走坂美女舞竿五言尤自長城陳約
之如青樓小女月下箜篌初取閑適終成淒楚又如
過雨殘荷雖爾衰落嫣然有態揚用脩如暴富兒郎
銅山金埒不曉喫飯着衣李子中如刁家奴輝赫車
馬施散金帛原非已物廖鳴吾如新決渠浮楚濁泥
一瞬皆下皇甫子安如玉盤露屑清雅絕人情輕縑
短幅不堪裁剪袁求之如王謝門中貴子弟動止可
觀黃才伯如紫瑛石大似靺鞨晚年不無可恨周以
言如中智芘芻雖乏根具不至出小乘語施平叔如
小邑民築室器物俱完張以言如甘州石斗色澤似
玉膚理粗漫胡承之如病措大習白猿公術操舞如
度擊刺未堪華子潛如盤石疎林清溪短棹雖在秋
冬之際不廢楓橘張子孟獨如罵陣兵嗔目喧袖果勢
壯往張愈光如拙匠琢山骨斧鑿宛然又如束銅錮
腹滿中外道湯子重如鄉三老入城威儀舉舉終少
華冶態傅汝舟如言法華作風話凡多聖少喬景叔
如清泉放溜新月挂樹然此景殊少不耐縱觀蔡子
木如驕女織流黃不知絲理強自斐然王道思如驚
弋宿鳥撲刺適迅殊愧幽閒之狀許伯誠如賈胡子
作狎游隨事揮散無論中節陳羽伯如東市倡慕青

樓價微傳粉澤強工顰笑王允寧如馬服子陳師自作奇正不得兵法又如項王嘔嘔未了忽發喑鳴徐昌穀如白雲自流山泉冷然殘雪在地掩映新月又如飛天僊人偶游下界不染塵俗何仲默如朝霞點水芙蓉試風又如西施毛嬙母論才藝却扇一顧粉黛無色李獻吉如金鳩擘天神龍戲海又如韓信用兵衆寡如意排蕩莫測李于鱗如峨眉積雪閨風蒸霞高華氣色罕見其比又如大商舶明珠異寶貴堪敵國下者亦是木難火齊宗子相如渥洼神駒日可千里未免嚙決之累又如華山道士語語烟霞非人間事梁公實如綠野山池繁雅勻適又如漢司隸衣冠令人驚羨但非全盛儀物吳峻伯如子陽在蜀亦具威儀又如初地人見聲聞則入大乘則遠馮汝行如幽州馬行客雖見伉俪殊乏都雅馮汝言如晉人評會稽王有遠體而無遠神張茂叅如荒傖度江揖讓簡略故是中原門第盧少楸如翩翩濁世佳公子輕俊自肆朱子价如高坐道人袂衣躡屐忽發胡語陳鳴埜如子玉兵過三百乘則敗彭孔嘉如光祿宴使臣餽飭詳整而中多宿物徐汝思如初調鷹見擊鷲故難獲鮮黃淳父如北里名姬作酒糺才色旣自

可觀時出俊語爲客所賞謝茂秦如太官舊庖爲小
邑設宴雖事饌非奇而餽飭不苟魏順甫如黃梅坐
人談上乘縱未透汗不失門宗

文

宋景濂如酒池肉林直是豐饒而寡芍藥之和王子
充胡仲申二公如官廚內醞差有風法而不堪清絕
劉伯溫如叢臺少年入說社便辟流利小見口才高
李迪如拍張檐幢急迅眩眼蘇伯衡如十室之邑粗
有街市而乏委曲方希直如奔流滔滔一瀉千里而
滌洄澁澆之狀頗少解大紳如遞夾快馬急速而少

步驟楊士奇如措大作官人雅步徐言詳和中時露
寒儉又如新廷尉牘有法而簡丘仲深如太倉粟陳
陳相因不甚可食李賓之如開講法師上堂敷腴可
聽而實寡精義陸鼎儀如何敬容好整潔夏月熨衣
焦背程克勤如借面弔喪緩步嚴服動止舉舉而乏
至情吳原博如茅舍竹籬粗堪坐起別無偉麗之觀
王濟之如長武城五千兵閑整堪戰而傷於寡羅景
鳴如藥鑄鼎雖古色驚人原非三代之器菜民懌如
社劇夷歌亦自滿眼充耳揚君謙如夜郎王小具君
臣不知漢大羅彛正如姜斌道士升講壇語不離法

而玄趣自少陳公甫如坐禪僧聖諦一語東塗西抹亦自動人祝希哲如吃人氣迫期期艾艾又如拙工製錦絲理多恨王伯安如食哀家梨吻咽快爽不可言又如飛瀑布岩一瀉千尺無淵渟沈冥之致崔子鍾如古法錦文理黯然雅色可愛惜窘邊幅湛源明如乞食道人記經呶數語浴門唱誦李獻吉如樽彝錦綺天下瓊瑤而不無追蝕絲理之病何仲默如雉翬五彩飛不百步而能鑠人目睛徐昌穀如風流少年顧景自愛鄭繼之如孔北海言事志大才短王子衡如絲竿旄牛珍貴能負而不曉步驟康德涵如嘶

聲人唱霓裳散序格高音卑王敬夫如狐禪鹿僊亦自縱橫高子業如玉盤露屑故是清貴如寒淡何夏文愍如登小丘展足見平野然是疏議耳王稚欽書牘如麗人訴情他文則改鼠為璞呼驢作衛江景昭如入鴻臚館鳥語侏儻一字不曉廖鳴吾如屠沽小肆強作富人紛紛殊增厭賤郭价夫如鄉老敘事粗見疊疊豐道生如骨董肆真贗雜陳時亦見寶而不堪僂詐李舜臣如盆池中金魚政使足翫江湖空闊便自渺然陳約之如小徑落花衰悴之中微有委豔黃德兆如山徑強作漢語不免馱舌黃勉之如新安

大商錢帛米穀金銀俱足獨法書名畫不真陸浚明
 如捉麈尾人從容對談名理不乏江于順如試風雛
 鷹矯健自肆袁末之如王武子擇有才兵家兒命相
 不厚呂仲木如夢中嚙語不休偶然而止馬伯循如
 河朔餐羊酪漢羶肥逆鼻顏惟喬如暴顯措大不堪
 造作揚用脩如繒絲作花無種種生氣屠文升如小
 家子充烏衣諸郎終不甚似王允寧如下邑工琢玉
 器非不奇貴痕跡宛然又如王子師學華相國在形
 迹間所以愈遠羅達夫如講師參禪兩處着脚俱不
 堪高坐王道思如金市中甲第堂構華煥巷空宛轉
 第匠師手不讀木經中多可憾許伯誠如通津郵資
 用本少供億不虛薛君采如嚼白蠟杖青蘆不勝淡
 弱朱子价如小兒吹蘆笙得一二聲似欲隸太常喬
 景叔如江東秀才文弱都雅而氣不壯吳峻伯如佛
 門中講師雖多而不識本面目歸熙甫如秋潦在地
 有時汪洋不則一瀉而已盧少梗如春水橫流滔蕩
 縱逸而少歸宿梁公實如貧士好古器非不得一二
 醒眼者政苦難繼耳宗子相如駿馬多蹶又如妙音
 聲人止解唱渭城一曲日日在耳李于鱗如商彝周
 鼎海外瓌寶身非三代人與波斯胡可重不可議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八



